

王漢年譜



田汉年谱

张向华 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内 容 说 明

《田汉年谱》根据浩瀚的报刊、书籍及其它有关文字资料，记载了“五四”以来中国文艺界的杰出剧作家和戏剧活动家、诗人、我国《国歌》词作者田汉自1898年出生至1968年遭“四人帮”迫害致死七十年间的生活、创作、言论、事迹。全书按年月日先后提要摘录排列，不加评论、批点，力求真实准确，悉以谱主活动和言论、作品本身实际情况勾画出其生平。本书既可供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研究者参考，也适于有兴趣了解田汉不平凡一生的读者阅读。

责任编辑：严 直

田 汉 年 谱

张向华 编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 京 彩 虹 印 刷 厂 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402千字 17,875印张 4插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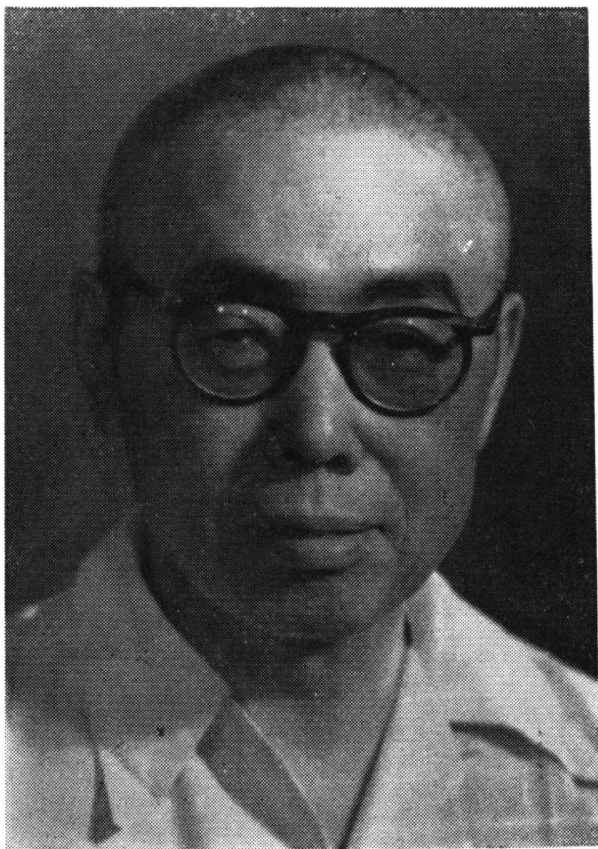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册

ISBN 7—104—00485—8/K·39

新登（京）字第150号

定价：11.50元



田汉1964年在北京

30年代在上海吴淞海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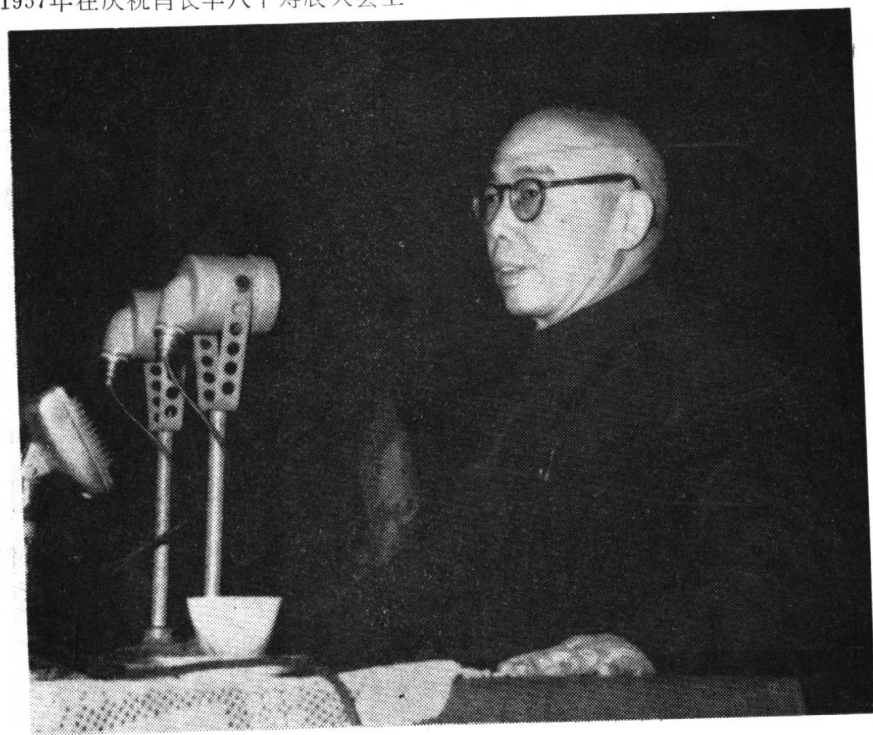


40年代在长沙



1950年在北京和母亲合影

1957年在庆祝肖长华八十寿辰大会上



例 言

一、田汉是“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史上著名的戏剧家、诗人、电影剧作家和文艺活动家，是我国国歌的词作者，是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编撰这本《田汉年谱》，目的在于让人们更多地了解田汉，也为更深入地研究田汉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提供一点方便。

二、本谱力求用翔实、可靠的材料，忠实展现谱主的生平道路，客观反映谱主各个时期的文艺观、政治观和社会观，全面汇总谱主在戏剧、诗歌、电影、理论以及政治生活、社会活动等方面的成就、业绩。在引用资料时，尽可能做到符合历史的本来情况，只作历史记录，不加评论臧否。

三、本谱按年、月、日编列谱主的活动和著译。凡有确切日期可考者，按日列目；无日可考者系旬，无旬可考者系月，无月可考者系季，无季可考者系年。同日内的，各自单独列目；同旬、月、季、年内的，在总目下分条编列。谱主活动和著译的出处，当月的仅列日，当年的仅列月日。正文部分日期数字均用汉字，凡涉及出处的日期数字则一律用阿拉伯字。

四、入谱的田汉著译皆单独列目。凡能考得著译日期者，按此日期列目；无法考订著译日期者，按发表日期列目。著译所刊载的报刊，一律写入正文，解放前的注明日期和地点，解放后的除个别情况外，报纸只写明日期，刊物只写明卷（期）

数。数次发表的，仅列初次发表。已收入《田汉文集》（简称《文集》）的，均予注明。

五、本谱所引用的资料，均在括号内注明出处。凡谱主自己的著述，仅列篇名；除此以外，第一次引用时均写明作者、篇名（书名）及所刊载的报刊（出版单位和时间），重复引用时则只标明作者和篇名（书名）。

由于水平所限，加上资料掌握尚不完整，这部《田汉年谱》编撰工作中肯定存在着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一八九八年 出生

三 月

十二日 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东乡花果园田家墩茅坪一个农民的家庭。取名田寿昌，排行老大。他出生前六年，母亲曾生过一个男孩，不到三个月那孩子发脐带风夭折了。因此，寿昌生下来后，“一家人都很宝贝他”，把他“寄在观音菩萨名下，做个小徒弟”，还给他取“乳名叫做‘和儿’，就是和尚的意思。”（《母亲的话》）

田家祖上曾“比较富裕”，“历代忠厚和睦，从不与人家吵架”。到田汉降生时，这个大家庭由于“子女众多，连年有出无进，已经扯的很空，恰象一个烂灯笼壳子快要破了。不过因为家里种田、养猪、织绢人手齐”，加上祖父“在外面信用又好，所以表面上还没有什么败相。”（同上）

祖父田桂泉，在诸兄弟中排行第四，“最为能干，为人忠厚”，在外名声颇好。生有六子。

父亲田禹卿（1873—1907），排行第五，早年曾读书，后因家贫废学，为此“不知哭过多少次”。辍学后起先在家里务农，后外出做厨师，曾长期当差于湖南岳阳厘金局。此后又在邵阳、衡阳等地谋事。在衡阳失业闲居，染上肺疾，终病故于家中。

母亲易克勤（1872—1971），出生于离田家四里之遥的三字墙屋，排行老大。十五岁时嫁到田家，担起“长媳”的重任，“除斟茶煮饭、浆衣洗裳、纺纱绩麻、鞋头针线等主妇必要的任务以外，还有许多额外的工作，忙得一天没有一时空闲。”（《母亲的话》）丈夫去世、分家独过后，一人含辛茹苦，抚养三个幼子长大。在弟易象（梅园、梅臣）的帮助下，她培养田汉读书。后来在艰苦的环境中尽力帮助田汉从事革命文学戏剧事业。在林彪、江青一伙倒行逆施的年代，她孑身一人在北京寓所凄然去世。

一九〇二年 四岁

七 月

四日 弟田寿康生。寿康即田洪，按叔伯兄弟合在一起排行第三，故以后习惯称他为田汉的三弟。

一九〇三年 五岁

四、五岁时，“虽不曾上学，可是已经认识几个字，常常用红泥在尿桶边的墙壁上写斗大的福字。”（《母亲的话》）

田汉自幼大量接触民间戏曲，幼小的心灵吮吸着民族戏曲艺术的乳汁。他“对戏剧从小就有很深的爱好。”那时当地农村里流行着一种影子戏（即皮影戏），他八婶的姨父向福生就是唱影子戏的，附近农村每遇年节、吉庆，总领班子来唱戏。田汉每每“看完影子戏回来，老是学着唱呀唱的，身子也学着‘影戏菩萨’的走路姿势”，“甚至于拿着棍棒当枪，学影子戏人物的侧面的动作”，有时还将母亲做鞋底的布壳子拿来学着剪影子戏中的人物。每当向福生来他家时，“寿昌老向他讨‘影戏菩萨’和‘玻璃脸子’，又用竹纸糊起架子，在青油灯下自己唱着玩。”观看影子戏成为田汉“接触戏剧的起点”。田家近边的三培桥土地庙每年秋收后或其它令节还演出“木脑壳戏”（即傀儡戏），田汉经常观看，以至跟着学会了唱《下河东》等戏。后来，祖父又带他到附近的金龙寺、洪山庙以及接近田汉外婆家的真人庙等处看大戏（即湘戏），“这种大戏有时是‘城里’来的班子。尤其是真人庙，因为那时城里的名老生陈绍益，名二花‘豹脑壳’都是那近边的人，他们为桑梓情殷，每每特别下乡演戏”，陈绍益演的皇帽戏，罗元德演的《五台会兄》等戏曾给予田汉“这五六岁的孩子以非常的惊

异与羡慕”。田汉还由叔叔们半夜背着“去附近山林中看过农民自己演唱的花鼓戏（即四川所谓‘灯戏’，云南所谓‘花灯戏’）”，每次去看戏，“他一到庙里因为人小怕挤，老是靠柱头站着呆看，偶然也由叔叔抱他坐高凳”，回家后“若问他今天看了些什么戏，他能说出戏的情节来。有时还把衣角展动模仿舞台上演员的动作。”田汉幼年时代接触的“这些戏剧里面有朴素的现实主义的东西”，也有使他“幼小心灵深受激动的浪漫主义。”（《母亲的话》；《在戏剧上我的过去，现在，及未来》；《我怎样走上党的文学道路——〈田汉选集〉前记》）

一九〇四年 六岁

十 月

二十五日 弟田寿麟生。寿麟即田沅，按叔伯兄弟合在一起排行第五，故以后习惯称他为田汉的五弟。

本 年

开始入塾“发蒙”，从“不第的秀才”王益谦先生读书，很“经心，不管晴雨从没有告过假”。先生相当严厉，别的学生“常常被他打得鬼哭神嚎，可是从没打过寿昌，因为他功课做的好。”（《母亲的话》）

梁启超在《新民丛刊》上发表《新罗马传奇》。此作品后来曾对田汉产生长久的影响，“我长时期是在梁启超的《新罗马传奇》的影响下。”（《创作的体验》）

一九〇五年 七岁

在王益谦处读完第一年，“成绩很好”。

田家由于人口太多，开始分两处种田。寿昌家与七叔、九叔搬去八九里外的陈家冲新屋，不过“寿昌因为上学仍留在茅坪，但改到大园里殷家读书。先生也姓王，是个老八股。”有品德不好的学生“教寿昌画白虎，偷丝团子”，母亲听到了垌里关于寿昌不用功不听话的传闻，“虽然相信孩子不会学坏，但相隔太远，无人管教，实在不放心”，于是不久将他带去陈家冲一起住。在陈家冲经过属对和做简单文字的面试，获准入杨怀周的家塾，从学于“饱学先生”王绍羲。“在王先生的熏陶之下不过数月，寿昌的进步非常之快，不仅文字教育方面有了一点长进，精神教育方面也受到不少启发。”一天先生讲到某些民族英雄事迹时，问寿昌：“假使你们遇到他们的境遇时，该怎么办？”寿昌答道：“我们做人处世应该要有气节。”

某日，应乡邻易德福要求写了一副对联，为人们所“惊奇”，“因此以后来找寿昌写字的人不少。”

家屋后的成佛庵是寿昌常去的地方，他与庵里的彭道人很谈得来。逢上庵里演戏，寿昌“每晚必看”。有些戏印象很深，若干年后他还谈起一次在成佛庵看《火烧铁头和尚》，火光中绳子串着的一个假和尚摔下来又扯上去的场面吓得他不敢睁眼

的情景。从成佛庵起，寿昌读书“所在多有名刹，因之接近戏剧的机会渐多。”

（以上据《母亲的话》；《在戏剧上我的过去，现在，及未来》）

一九〇六年 八岁

经外祖父安排，转学到黄狮渡，由叔外公易雨生执教。在那里，写作文已能成篇，为此易雨生常夸奖他。后因病重的父亲从衡阳回家来，病势一天天恶化，于是母亲便“把寿昌接回来，每晚寿昌就在他父亲的床边的平头椅上借菜油灯光读书。”（《母亲的话》）